



误解红楼

——
刘心武之「秦学」

崔耀华 张祖晔 崔天昊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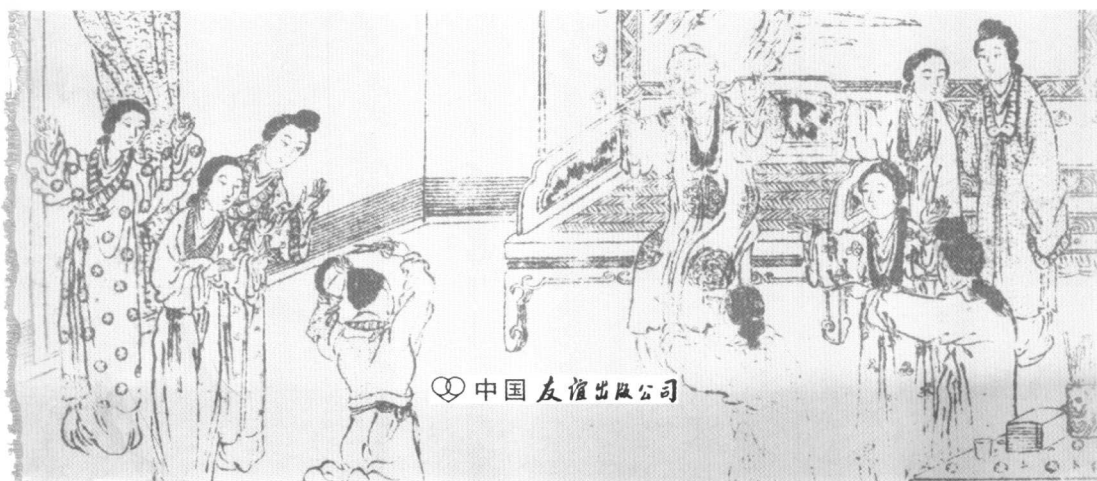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崔耀华 张祖晔 崔天昊 著

误解红楼

——
刘心武之「秦学」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误解红楼:刘心武之“秦学”/崔耀华,张祖晔,崔天昊著.
—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2007.1

ISBN 978 - 7 - 5057 - 2306 - 1

I. 误… II. ①崔…②张…③崔…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
IV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4849 号

书名	误解红楼——刘心武之“秦学”
著者	崔耀华 张祖晔 崔天昊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规格	640×960 16 开本 16 印张 171000 字
版次	2007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	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10000 册
书号	ISBN 978 - 7 - 5057 - 2306 - 1
定价	25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64668676



作者简介

崔耀华，1934年出生于河北省蠡县，1960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，毕业后在西北工业大学飞行控制系任教师，后调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第二、三分院，从事地对空和舰对舰导弹研究设计。1998年调入中国科学院从事高能加速器、电子对撞机、重粒子加速器、同步辐射加速器、气象卫星等国家重大工程管理工作。现为中科院文联理事会理事、文学创作与科普协会副秘书长、中国红学会会员、高级工程师等。作者从80年代初开始对《红楼梦》进行研究，形成了对《红楼梦》研究的系统论的哲学观点。先后出版《红楼探幽》《情解红楼》《红楼梦续——后四十回新编》及《否定群雄解红楼——周李蔡胡二百年一梦》等红学研究专著。

出品人：佟晓滨

总监制：史宝明

责任编辑：马瑞

装帧设计： 灵动视线 · 邓颖楠
TEL: 010-85983452

内文设计：环球动力

目 录

第一编 问题编：刘心武戏语红楼，是揭秘？还是猜谜？

- 一、红学喧嚣/3
- 二、主题之辩/7
- 三、疑云密布/11
- 四、索隐渊源/17
- 五、同道之说/22

第二编 釜底抽薪编：直面刘心武之“秦学”

- 六、秦氏之谜——出身篇/31
- 七、出身篇之二/38
- 八、出身篇之三/43
- 九、出身篇之最终回/56
- 十、秦氏之病/72
- 十一、秦氏之死/78
- 十二、秦氏之棺/86
- 十三、秦氏之谜——卧室篇/92
- 十四、秦氏之谜——地位篇/98

十五、秦氏之谜——警幻篇/103

十六、秦氏之谜——宁府篇/111

十七、秦氏之谜——贾珍篇/116

第三编 叶知秋编：系统论下说红楼

十八、“两赋论” Vs 贾雨村/125

十九、“意淫” Vs “淫乱” /134

二十、“甄士隐” Vs “秦氏隐” /138

二十一、“会芳园赞” Vs “黄花精神” /156

二十二、“女儿”——概念误读之一/164

二十三、“色情淫”——概念误读之二/170

二十四、“北静王”其人/176

二十五、妙玉之谜初评/183

二十六、妙玉之谜再评/215

二十七、“三春”之排列组合/231

第一编 问题编：刘心武戏语红楼， 是揭秘？还是猜谜？



《红楼梦》外在形式是小说，它的本质是在小说掩盖下的“子书”和“经书”；它是经、是道、是哲、是理，是从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和庄子的《南华经》发展而来的中国老庄哲学的第三代形式。

一、红学喧嚣

刘心武是作家，曾写过许多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，并当过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主编。许多作品在国内得过奖，有的作品还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，故可以说刘是个颇具影响的作家。而“作家”这一被世人尊敬的形象，不得不使人对他的红学刮目相看了。

但现在的作家普遍存在着一种心态，认为：一个作家如果对《红楼梦》不研究、不发表些见解，似乎这个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就很难上档次，就无法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永恒的足迹，久而久之随着历史的推移就会被历史所忘却，因此最近有许多作家就在这方面动脑筋。真可谓：

倾国倾城遗恨多，几家红楼病折磨。

燕山春雪凝涕看，雪中红梅能几朵？

刘心武这个文坛中的佼佼者，人们说他是赤着身子追狼，真是好大的胆子。而如今他又策马挥鞭驰骋在红学的原野上了。在红水横流、沙尘四起的战场上，刘武士想杀个几进几出，赢得个当年长坂坡赵子龙白马英雄的形象，但可惜的是，他怀中抱的却是一个昏昏然沉沉欲睡的“阿斗”。我

可以肯定刘心武这个怀中之物，必然会累其一生。真可谓：

惯养娇生笑你痴，菱花空对雪斯斯；
好防佳节雪消后，便是烟灰火灭时。

可正是刘心武这个怀中之物，却被周汝昌先生视为奇宝。当刘心武先生将这个怀中之物奉献在周老面前时，果然英雄所见略同。周老大吃一惊：“啊！妙哉！知我者刘卿也！‘善察而能悟’者，独刘卿也！”并马上考证出在蒜市口附近，过去曾有一个“育婴堂”，以此为刘心武作为佐证！

周老凭空一句，却不免使人皱起眉宇：周老所谓蒜市口的“育婴堂”是否就是《红楼梦》中的“养生堂”？“育婴堂”和“养生堂”是否是同义？现今不是有人把“老年养生”称为“养春堂”吗？刘心武既然说秦可卿是清王爷的一个“私生女儿”，寄养在周老所说的“育婴堂”内，可见此堂非同小可。周老在此，借马一匹惠赠刘心武，但周老的佐证却是掩头藏尾，不说此证出于何年、何月、何经、何典；也不说此堂是王爷让谁家开设？谁曾任职于斯？有何史料可证？有否史册？等等。

既然“育婴”可以用来代替“养生”，而“养生”又可和“养春”相互取代，所以却为周老想了个方便之法：既然“育婴堂”难于查证有关史料、年、月、日，当然也可以用“同仁堂”取而代之，如此之“悟”、“察”不更妙吗？同仁堂在清史中绝对有史可查的：

五尺天青褂，六味地黄丸！

历历在目焉！谁能否定？

我确实不知也不懂周老凭空一句春秋，其意欲如何？周老绝不能指鹿为马，看到路上一堆马粪，就去想一定是那只马曾在此走过。

刘心武将自己的红学观点称为“秦学”，中央电视台“百家讲坛”连续播出其讲座后，红学界一片哗然。因为刘心武先生是作家，他对世俗社会来讲，本身就是一尊无言的神像，所以一般社会也沸腾起来了。批评的、呐喊的、助威的、打太平拳的、敲锣边的。《北京青年报》把这种现象叫作“羊群效应”，此名也可让人捧腹大笑了。网上竟贴出《从刘心武“包二奶”看知识分子的堕落》，这种打诨卖俏的文章也成了抢手货。真可谓：

红楼门前奇事多，更有婬娟戏嫦娥；

鲍二奶家卖风流，引得凡夫口水多。

刘心武是不是“堕落”，知识分子是不是“堕落”，历史自有评说，但“鲍二奶”家之说，从网上的热闹繁荣景象，足以看出这种茶余酒足后的亚文化，却有着一个庞大而浩瀚的历史内涵。但从性质上分，它却和刘心武根本不是同类。刘心武不管是对还是错，不管是好还是不好，他是在做学问，是研究，是想在学术上进行“探秘”，他和“鲍二奶”家跑的不是一条路。“鲍二奶”家可能出于对《红楼梦》和其红学不屑一顾和极大的反感，并因此从

内心里产生出一种愤怒、积怨和不耐烦，从而在内心里积累了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知识海洋，也颇可以使知识分子望而生畏了。

《红楼梦》是一部让人百读不厌，却又十分头痛的书。“二百年来一部书，千家万户说红楼”，人人都觉得有说不完的话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“鲍二奶”家之说，要比别人聪明得多，省了许多麻烦和苦恼。

最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是谁误解了〈红楼梦〉——从刘心武“揭秘”看红学喧嚣》、10月号《艺术评论》“反诘刘心武”、《新京报》胡文彬对刘的抨击、《北京青年报》对胡文彬和刘心武的辩论的报道及该报对胡文彬的抨击等，对此种种，我先来做个预测：我认为从现在所有批评和辩论中，虽然红学界的权威们：蔡义江、孙玉明、张书才、胡文彬、林冠夫、卜键、李希凡等等倾巢而出、重拳出击，但我可以肯定他们绝对无法击倒刘心武。人们会奇怪地看到，所有批评刘心武的红学家们，为什么唯独没有“周汝昌”的大名？所以我说所有这些红学家击不倒刘心武是因为：

(1) 刘背后有周汝昌的强大支柱；(2) 刘背后有着庞大的读者群；(3) 蔡、胡、孙、张、李等对刘心武的批评是感情用事，这些批评者自身和刘心武在学术上是同宗同根，同出一源。要说是“窝里反”有些粗俗，说是煮豆燃豆其，虽然文静些，却又怕煮出一锅豆粥。所有这些人在学术本质上没有谁对谁错，所以他们击不倒刘心武。

二、主题之辩

刘心武把自己的红学研究定义为“秦学”，其实刘心武根本不解秦氏、秦可卿、可儿、兼美这些名字在书中为何情何意，甚至更以小说的形式对《红楼梦》、对秦氏诋毁。用所谓秦氏所居天香楼在建时，贾珍就偷偷地建了通向天香楼的秘密地道，贾珍常通过地道到秦氏室内和她幽会，并在秦氏还是少女时，贾珍这个体壮如牛的中年汉子就和她发生了性关系。刘心武把这种胡编乱造的东西称为“小说红学研究”方式，刘先生未免太痴情了吧？这怎么能称得上是研究？纯粹是用想象把《红楼梦》的主题和内容推向一个十分淫秽的境地，这就叫做：名曰研究，实则是误人子弟。

为了阐述我对《红楼梦》的观点和分析，我先对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什么书，对它的主题如何定义加以说明；然后再分析为什么说刘心武的研究是对作品主题、宗旨、内容和原意的篡改、造假、歪曲。

1. 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什么书的问题。

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小说，但它不是一般的世俗小说，不是人情小说，也不是自传，它是一部以小说的形式，而用老庄的哲学对中国社会的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思想、意识形态、社会制度和社会未来发展所做出的真理性的阐述和

论证。《红楼梦》外在形式是小说，它的本质是在小说掩盖下的“子书”和“经书”；它是经、是道、是哲、是理，是从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和庄子的《南华经》发展而来的中国老庄哲学的第三代形式。鲁迅把它定义为“世情小说”是完全错误的，说明他从根本上没读懂《红楼梦》。尽管他的《狂人日记》可以说是《红楼梦》中“叔嫂逢五鬼”的翻版，但他没读懂《红楼梦》。李希凡继鲁迅之后把《红楼梦》定义为“世情小说”“人情小说”“爱情悲剧”等，也是完全错误的，周汝昌、胡文彬等以考证为基础，把它看成“自传”也是错误的。上面所举批评刘心武的所有红学家中，没有一人能逃出李希凡、周汝昌、胡文彬等人对《红楼梦》所下的定义的范畴，没有一人不受作品中“声色情欲、饮饌声色之幻”所迷，故所有这些红学家都很难“跳出迷人的圈子”。李希凡把《红楼梦》和《金瓶梅》《西厢记》相比，这是高下的不识，是被双文勾魂醉魄之美所惑而致：

自从消瘦减容光，万转千回懒下床；
不为傍人羞不起，为郎憔悴却羞郎！

2. 为什么说刘心武之“秦学”是对《红楼梦》的篡改、造假、歪曲？

作品既然是“经书”“子书”，是哲、是道、是理，所以作品中的人物就是这种哲理的代名词、化身和艺术的阐述。所以俞平伯先生死前感叹用爱情和自传去解读《红楼梦》时，是“越研究越糊涂”。

《红楼梦》是继老子、庄子之后的第三代老庄哲学的产物。在艺术上它比《庄子》汪洋恣肆，善用比喻的形式更加隐蔽，作者在《红楼梦》中自始至终处处皆是理，理皆以比的艺术形式来阐经说道。故作品中人物的情态、美丑、姓、名、身世、一言一行、一颦一笑、诙谐打趣、诗、琴、书、画、描鸾、绘凤、斗草、猜字、谜语等等，每一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，都是作者对社会历史、政治、文化、思想、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性的论述，都是对作品主题的表述，作者把这种艺术方法定义为以“生活琐事、小巧上撮合而遂终身之愿”和“一生事业”。

书中人物的名、姓、出身、美丑、发生、发展过程不能和主题、宗旨分割开来。故书中的秦、秦氏、秦可卿、可儿、秦邦业（秦业）、秦钟、养生堂（主）、弃儿、抱养、生得袅娜纤细、史老祖宗“唯一得意之人”、“意淫”、“女儿”等等，所有这些都是哲、是理、是经、是道，都是作者用艺术的方法对主题和宗旨的阐述，都具有巨大的艺术内涵。对此脂砚斋说：“一字不能改，一字不能去。”周汝昌也多次宣扬脂批中这种观点和立场，但周老却背叛了自己的誓言和脂砚斋的教诲，而且是百分之百的背叛。刘心武也紧紧步其后尘。周、刘将秦、秦氏、秦可卿、秦邦业、史湘云、宝玉等，篡改成爱新觉罗氏、王爷、私生女儿、曹氏。周将史湘云说成是雪芹的表妹“李大妹子”等等。这一切使得作品中秦、秦可卿、秦氏、秦邦业的艺术内涵荡然无存，使得宝钗之“宝”、黛玉之“玉”，“宝为贵，玉为坚”，钗黛合而为一即为“宝+玉=宝玉”的艺术内涵荡然无存。

脂砚斋说钗、黛、宝玉“三人一体”、“钗黛二人一

体”，此类批语，对周汝昌、李希凡、蔡义江、胡文彬等红学大家们可说是天方夜谭，何况刘心武？周、刘成了地地道道的扼杀、篡改、歪曲《红楼梦》的罪魁祸首。周、刘对作品中人物的名、姓、发生、发展过程的篡改，更名换姓，使作品中的“秦邦业”成了“周邦业”“李邦业”“刘邦业”；秦可卿成了秦可恶、秦淫妇；“可儿”成了“讨人厌”，“生得袅娜纤细”，艺术上成了空有其皮囊和没有任何艺术内容的陈词滥调做作之词。周、刘在艺术分析、艺术研究上的改名换姓就是彻头彻尾的篡改、造假、歪曲，就是研究方法上的不实事求是，是一种捕风捉影。周老说：“凡是考证没有一个是错的，你不信，没有共同语言就算了。”——周老的这种观点如果和《红楼梦》无关，倒还有几分可取之处。但如果周老想用“曹学”取代“红学”，则周老的“考证”就是“钻胡同”。周老的“考证”对《红楼梦》主题的研究起到一种错误的导向作用，在总的方法上是错误的，只能起到造谜的作用。

周、刘尽管把清朝历史翻遍，把曹雪芹家史翻遍，企图以此去解开《红楼梦》，我可以肯定他们必败无疑，就雪芹有没有一个姐姐名叫元春、生在元月元日，而且做了“皇妃”这一关键情节，周、刘再考证上一百年，甚至累得吐了血，也绝对无法说清或证明。用刘心武的“考证”方法永远无法解开“秦可卿之谜”，刘先生永远不会理解“秦可卿”这位“老朽”如何死、死的原因、死的年岁、死的意义等等，所有这些问题对刘先生无疑是一个难吞的苦果，刘先生必然越考越糊涂。